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二

武備

武備疏

楊士奇

通變宜民之道於軍伍補役之事尤爲切要者亦惟遠近適宜而已切見今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山東河南北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相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途路艱辛貲費有限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

罪亦有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況今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在此固為弗宜在彼且乏守備捍之事勢夫豈可狃伏覩 太宗皇帝令曰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者今後勾補不復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所就此當軍原衛軍伍別著人當若在北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年 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又准兵部奏令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又准兵部奏令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

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
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在附近衛所
帶管收操又奉 上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雖原衛二千
里以裏的發還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
皆 祖宗成憲爲洪武中有犯罪者 恩宥免死不分南
北發邊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
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朝廷憫其遠道艱
難皆於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宣宗皇帝之仁也今
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
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勇衛又有廣西缺軍命南方

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軍丁悉放廣西
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仁也近來部官執稱
原舊隊伍難以改撥此只是畏避文案繁劳而不思兵備
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夫豈體國憂民之意哉近日兵
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請清出軍丁暫發附近衛所帶
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只於本處附近收
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愚見今所急缺邊軍欲
行起撥者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北直隸今後
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寧夏延安大同永平遼東等
處補伍雲南兩廣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直隸

令後逃出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極邊衛分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遣收補其有缺之後復有逃出者却於後裏衛分補伍如此則兵備得實下人不困而國家庶務亦無不宜矣

缺軍征守疏　　于謙

訪得廣西地方洪武年間原無官軍守備永樂二十一年因總兵等官在彼鎮守奏撥湖廣所屬衛分官軍五千隨同備禦後因物故數多建議者欲行停罷復增官軍五千分作上下二班緣廣西係烟瘴之鄉本土人民尚有死亡其前官軍素非土着俱各染疾名雖在彼備禦實乃養病

度曰從前至今官軍死者過半姑以總數計之其原額官
軍一萬有奇除茶陵等衛未及開報今荊州等衛所已死
一萬六千六百有奇俱於本衛所勾補無之近年楚川等
處賊寇竊發調軍征進及裏河運糧等項差役重繁官軍
逃亡數多無軍補伍蓋因死者愈速而生者不繼爲今之
計欲令官軍照舊守備未免罹此瘴疫是以無罪之人而
置諸必死之地徒有守備之名而無守備之實欲將官軍
停罷不設誠恐彼處猺獞不時出沒侵擾地方必須有備
然後無患臣嘗以爲廣西湖廣相爲唇齒賊情緩急互爲
應援今湖廣永州屢被廣西流賊越境侵擾向使廣西兵

勢振肅自能捕捉未必貽患地方但以單弱之兵寡之備禦之策一處有警則兩處亦不可安雖爲廣西之害亦非湖廣之利也合行移湖廣都司將廣西輪班官軍依期督發仍趁拥在衛者操守城池遇警聽調不許指以軍少因而怠忽候事寧另議

議團操疏　于謙

夫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寇虜之患自平矣臣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非方致屢　聖慮令議得各營見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一萬人馬一營每隊

五十人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把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並調一二隊點閘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令管隊把總官識認是何姓名衛所却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照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鎗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獎勸生踈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强弱為軍者知將士之號令體統相繼

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兵士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賊寇侵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辨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轉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賊之所恃弓馬衝突而已賊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及截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

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排滿以待賊若來緊堅陣
不動先以弓弩對敵神鎗未發先以火藥爆伏賊必揣我
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大鎗大砲飛鎗大
箭弓矢齊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待賊勢動分調精
鋭馬軍用長鎗大刀勁弓射砍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
入賊陣或刺射人馬或砍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
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
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　皇上德威遠
布賊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各營已選
團操并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

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捷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如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陣車鹿角諸具賊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但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況醜虜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際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敢不潔己愛

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國恩哉

改撥官軍疏

馬文昇

本部議行中都留守司幷山東都司撥去黃花鎮操守以四處論之已是不均其中都留守司獨撥秋班山東都司獨撥春班以兩班輪又似不均既該軍人楊七三等合詞具告合無行移團營自弘治五年爲始先將河南都司春班大寧都司秋班輪赴該鎮操守一年至次年却令大寧都司春班河南都司秋班又輪赴一年中都留守司幷山東都司輪流赴鎮亦如此例大率四處每兩年一輪兩班俱遍周而復始永爲遵守又查得戶部等衙門會議都御

史唐珣奏稱原派黃花鎮春秋兩班官軍要照京營限期
徑赴黃花鎮交班照得前項官軍今後定撥省諭先擬事
例兩年一輪先期一年預行定撥省諭領操官旗不必到
營徑赴該鎮交班敢有該班來遲脫班不到及到班在外
等項悉照京營事例而行又經通行欽遵令國公朱永等
奏稱弘治六年黃花鎮秋班軍輪該河南都司摘撥一千
五百員名前去備禦今止到六百五十三員名數內尚欠
八百四十七員名要乞查照神機營官軍守備紫荊關等
處事例行五軍營照數撥本鎮備禦一節照得京營軍馬
永樂宣德等年在五軍三千神機營三大營操練至景泰

初年選出精壯官軍立為十營操練專為征調天順初年
仍散歸三大營成化年間為因各營軍馬號令不齊卒遇
邊方有警一時取撥不定恐致悞事因言官之議於各營
內選取在京并在外官軍共一十七萬總在一處分為十
二營操備又命內外大臣提督名為團營凡遇各邊有警
就便調遣前去不許別差盖內以護衛京外以預防邊
患居重馭輕強本弱枝其慮不為不遠其勢不為不重但
今團營官軍事故等項不及一十二萬之數而五營尺少
團營官軍四千餘名即今又無別項工役或遇重大工程
又於團營借撥其薊花鎮防守官軍原係長陵等四衛撥

去衛因離衛不遠卒多在逃又因閱實邊關大臣具奏暫
於團營內撥去令本鎮秋班官軍輪流該河南都司摘撥
前去防守但河南地方水旱相仍官軍飢窘不能赴操以
致團營數少欲候到足撥去緣令正係防冬時月不無有
誤本鎮備禦若再於團營內撥去萬一邊方有警又恐調
遣不敷况團營官軍不宜別項差撥係奏准事例今既該
各官會議前來若不權宜處置未免兩相妨誤合無行移
五軍總兵等官於本營次撥官軍內照數先行摘撥一千
五百員名差人送至黃花鎮操守仍預行中都留守司該
春班各定官軍一千五百員名不必赴京徑赴黃花鎮防

守週而復始二年滿日仍令河南幷大寧都司照前輪流免致撥亂團營官軍該衛營之數陸續補送燕京營武備以修而邊關防守不失矣

脩武備以安不虞疏　馬文升

切惟天下之安危係於武備之脩否武備脩則四夷知懼盜賊斂跡而天下安否則四夷窓横奸雄窺伺而天下危矣昔殷高宗脩武於荊楚周宣講武於洛邑故詩書稱之以為盛事語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盖言有天下者武備不可一日而不脩也李唐之末武備廢弛終至藩鎮之亂趙宋之季兵馬衰弱至有金元之

厄載在史冊昭然可考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綏太平雖當投戈息馬之時未忘練武防胡之念故私役一軍者有重罰私借一馬者有禁例凡有興造竟不勞軍三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内晏然迨我　太宗文皇帝嗣承大業遷都北平密迩胡虜且於武備尤爲注意彼時精兵數十萬健馬數萬匹親閲教練無少怠忽故出塞千里腥膻遠遁威武之振前代罕見自宣德以後老將宿兵消亡過半正統年間天下無事民不知兵所以四十年有土木之厄至今雖耻未雪邇來軍士消耗十去四五雖嘗差官清理亦多上下因循終不能充足

原數矧京衛軍士　內府各衙門匠役占去數萬江南之
兵太半運粮其余多在沿海備倭江北之兵亦有運粮之
数其餘俱各來京操備而陝西山西之兵亦有戍守各邊
所以腹裏城池無軍防守一遇小寇多不能支往年京師
之兵俱在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操練後因征調一時不
能齊足所以設立團營常有精兵十二萬分為十二營不
許别項差役專一蓄養銳氣遇有征進就便啓行此外天
下再無兵馬可調近年以來多撥做工每占一二萬其工
多者一二年不完每名雇工等項月用銀一兩以上行粮
糧賞不得實用爲累疲弊率多逃亡見在者强弱相半在

京軍士疲困未有甚於此時也且武備之脩固在乎軍亦
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外衛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
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甚足牧放冬春各全支
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馬草
場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為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
種者凡遇馬匹下場牧放無處存住未及一二月即那往
西山一帶四散趲牧中間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卒不
能齊秋冬雖支料豆軍士多有預賣況六箇月止關草二
箇月每月止折銀二錢欲馬之不死實亦為難所以團營
馬匹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

分之二見今操馬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弱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耗莫有甚於此時也且克敵制勝固在乎士馬之精強尤在乎甲兵之堅利近年守衛軍人疏甲多不如式弓矢多係自置别無長兵可以禦敵雖有神鎗習亦未精凡遇大敵率多敗北天下衛所成造軍器除沿邊宣府大同遼東寧夏甘凉陝西山西四川雲南兩廣外其餘浙江福建江西河南山東南北直隸衛所軍器料價多被管局官員侵欺間有成造者徒費物料多不堪用一遇查盤太半損壞那移搪塞有名無實況去歲內府戊字庫軍器被火燒毀數多見在者不知幾何兵器不精亦莫有甚

於此時也雖軍馬克足甲兵堅利將不得人尤難制勝方今將官除京營總兵俱家　朝廷簡命外其餘各邊將官大抵多係膏粱子弟罔肯習學韜略操演弓馬一聞推舉多尚奔競及至臨事莫展寸籌將不得人亦莫有甚於此時也夫使軍馬甲兵充足將官得人若操練無方兵無節制又何以成克敵之功哉今京營教場操練軍馬射箭舞牌之日多走陣下營之日少所以坐作進退之不知攻殺擊刺之不熟雖習舞牌而刀法未諳雖習放鎗而鎗法不知至於馬匹尤未操演盡四月下場十月赴營未久天寒即為住操所以馬多生拗臨敵之時欲北而南欲東而西

求如胡馬之閑熟蓋亦齊壤之不侔矧鞍轡卸勒撫一可
取操練未精亦莫有甚於此時也且　國家所恃以安者
惟在軍馬精強甲兵堅利將官得人數者而已今既如此
謂之內治之脩誠未之信況今天鳴地震連年不已草木
妖孽歲時迭見象不虛示必有其應近日北虜大舉遞送
番書要來進貢中間詞語驕倨必以三千人俱入似有啓
釁之意既而俱各遁去不露形跡且北虜之性小盛則掠
大盛則侵今既不來進貢又不侵掠安知其不示我以弱
而緩我邊備以潛蓄大舉入寇之謀乘隙而動乎夫京師
以大同宣府爲藩籬大同宣府至京師不過數日之程邊

墩之外即係虜地至若密雲薊州尤為密邇本鎮軍馬雖強然亦分守各路兵分勢寡理之自然倘賊大舉入寇全藉京兵以為應援今天下武備廢弛已甚而京師武備又復如此若不早為修飭誠恐愈加廢弛伏望處常思變居安慮危恤軍士之疲困念戰馬之凋斃器欲其精將欲其良操練欲其熟凡厥武備罔不加修然數者之中將得其人為要若兵馬精勇軍器堅利又將得其人加以倉廩充實雖有外侮不足慮矣

議邊軍入衛疏　　李東陽

聞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

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臣惟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損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警疑三不便也京軍出外倚恃强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强買貨物姦汚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違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燠之不相宜或盤費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用行糧布

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將為靡費無紀極之
計七不便也往來替換有寧息晷刻之際或變起於道
途疲憊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京營之空虛見
國中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最急之地正
須策應脫有跌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
有此數端今五府以為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為不便六科
十三道皆以為不便臣等以腹心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
諛委順為徇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為國之心而臣等獨
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采
人言務求至當實宗社萬年無疆之福也

思患預防疏　周用

臣考之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廐夏庌冬寒則燠之以廐夏炎故涼之以庌其順時調燮以善其生者無所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室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將雨蚊蝱之生焉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避　陛下嘗其弊近命科道官點閘此誠防閑之至計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之乎又況近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尺風浸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所衛令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割壘而居焉亦得以就其隱庇復

於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　勅之官使得便於點閘庶幾人焉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臣等前踏地至香河縣神機營草場係太監曹昌姪單綱管業臣等丈量之時道路稱快問其所以緣單綱管庄之人倚恃聲勢擅作威福收斂之時征求百端佃種之家遭其漁獵納之單綱之家者十無二三管庄之人所得者常居八九連望興嗟無由控訴夫單綱已故太監之姪耳而管庄之人倚之尚足為害又况非單綱比哉且　陛下損數畝之地以厚左右勤事之人若未為過而不知其轉展委托毒民斂怨有如此也即一處而觀之則凡權豪勢要之所謂庄田者其征利禍民

營私欲恣大率類此今草場之爲莊田者　陛下旣令臣
等清理而議處之矣然規利之徒夤緣左右復圖奏討者
未必無也臣願　陛下思國家之大計絶小人之營求則
國體正而人心悅矣雖然萬民之望在於一人四海之化
始於一家今霸州等處見有　皇莊牧馬之地　陛下爲
天下之主　聖母享天下之養是普天率地莫非　皇之
莊也豈必於其間復私頃畝之地收數斛之租然後謂之
莊哉臣以爲宮闈之用設有不贍取府庫之積以益之使
不失莊田歲入之數則上可以愉　聖母之心下可以舒
生民之害矣願重自裁抑罷莊田以益牧地凡各處之名

為屯田者由此而悉屏跡去之則奏討之門自杜矣臣又見三河縣五軍營草場一處多係宣德年間歸化達官任王王鎮等住種自昔歸化之時給與屯田以裕其食用此固朝廷招撫降附之深意也然而土著既久生齒漸繁地之所入不足以贍其家之所需至有逼於飢寒流為劫盜者甚非所以安遠人而來慕義也臣詢之於人咸言自此以至河間達官之營相望不絕貧不聊生者與此營略同臣稽之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古昔聖王於夷狄之未服者尚欲綏而撫之又況慕義來歸居於吾土者豈可使之失所哉況其聞習於土俗而精騎

射者不少倘用之得其所而處之得其宜則未必不賴其益矣今天下武備懈弛窮海邊邉之卒手不能弓身不能騎者在在皆是臣願 陛下留神於無事之日加恩於歸化之人其處顯位而見柄用者固不必更張矣若夫達官之閑散而不任事者選其材力超衆騎射絶倫之人散之邉方分置各衛如湖廣廣東廣西四川雲南等處衛置一二員加其品秩厚其廩餼使之專教士卒騎射則既不失安遠人之道而亦因得以精中國之技也

議清軍疏　　王道

所謂拂民生幾者其弊有三清勾之始輙事不得其人官

不胥而委之有司有司不胥而付之吏胥賄賂公行奸弊百出正軍以富而幸免貧民無罪而干連有一軍缺而致死數人之命一戶絕而破蕩數家之產者矣此清勾不明之弊一也國初之制招集者不無遠近之異謫戍者多罹邊衛之科承平日久四海一家或因遷發塡實空曠或因商宦流寓地方占籍既久桑梓是懷今也勾考一明必欲遣之原伍遠或萬里近亦數千身膺桎梏心戀庭闈長號即路永訣終天人非木石誰能堪此此解補太拘之弊二也邇年以來地方多事民間賦役十倍曩時畜產至於妻子算計盡乎雞豚苦不聊生日甚一日而忽又加之以軍

伍之役重之以供餽之煩行齎居送無地可以息肩死別生離何時爲已聚首民差軍需交發互至財殫力竭非死則亡此軍民併役之弊三也良法善計不在乎他在乎祛此三弊而已矣

修攘圖畧事宜疏　　王廷相

切惟蓄威昭德　人主之大權居重馭輕立國之至計仰惟京師　宸居所在實諸夏之根本爲四海之會極使無宅中制外之形焉孚久安長治之福洪惟我　太宗文皇帝遷都之後京師置七十二衛所約官軍不下三十餘萬畿內置五十餘衛所約官軍不下二十餘萬以外言之括

諸邊之兵不能過此以腹裏言之括諸省之兵亦不能過此　聖慮神謀超唐軼漢其爲居重馭輕之圖深哉邈矣而不可加也但承平既久兵政日弛尺籍雖存而逃亡罔稽營伍雖具而兵馬少精是以卒而大減於國初之時而逆盜竊發反籍力於邊方之卒居重馭輕厥勢安在言及於此誠可寒心臣等猥以庸愚專蒞營務夙夜惕厲恐負重託乞以在營切要三事　勑下部議將軍馬錢糧隨宜區畫勿忌夫事權之不一勿拘夫事例之不合要於武備脩舉足爲國家經久之畫而已其一曰選軍伏覩大明會典營操事例節開永樂初立五軍營又有三千營以司實

燕令謂神機營以司神銃火砲是為三大營又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衛所摘撥官軍輪班上操以內衛京師外備四方俱屬伍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每營官軍一萬員名至成化三年復分為十二營共官軍十二萬員名又弘治十三年十月內為選軍給馬預修武備以防外患查得初選團營軍馬之時京衛八萬外衛八萬其外衛分為兩班每班四萬連京衛八萬共一十二萬其三大營內外揀存官軍之數不與焉臣等會勘得即今團營內外官軍雖有十二萬之數而京衛撥去捕盜已五千六百名外衛

撥去各處工役及拽木等項常不下二萬有奇雖云暫時借用而營伍終年空缺其見操者中間老弱疲罷不能執兵習藝者甚衆脫有緊急邊情調遣又安望其投石超距奮勇以禦虜哉若不早爲設法精選終是虛應故事徒糜糧餉於兵無益臣等以爲營伍不能充實軍士不得精練其大要有三軍無定用一也替役之難二也隱避之姦三也何謂軍無定用夫軍欲戰勝攻取須平日養其銳氣精於武藝不以雜役奪其操練斯志專一奮發果敢直前無敵矣今團營軍士派之雜差撥之工役留之拽木終歲不得入操困苦以勞其身而敵愾之氣縮脊鋒以奪其習而

弓馬之藝跡雖有團營聽征之名實與田畝市井之夫無
異欲其戰勝攻取以張皇威武夫何敢望何謂替役之難
軍士類多貧下吏胥無賄不行文書到衛衛吏刁難文書
到司司吏指勒縱是真正子姪亦須用財打點貧者度日
尚難安能辦此是以終年累月老弱在營苟且應役而精
壯子弟不得收操矣何謂隱避之姦團營軍士皆係大營
挑選壯丁以聽征者先年多有富實奸猾之徒畏憚營操
出征之苦賄求該管人員作爲不堪之數揀存本營未曾
選出貧者不能營幹而常川操練富者終歲安閑得以縱
閑差役由斯三者軍士之所以不精也臣等伏乞將三大

營並團營官軍查照各衛真正戶口文冊一一挑選果皆年力精壯者方許留在團營中間老病尫羸体貌委瑣不堪教練者悉行選退有少壯子姪者即將摘撥替役無子姪者發回三大營其年老有病逃故為弊久不回營等項子男甥姪亦要清查照冊從公揀選但係年力精壯武藝慣習在冊有名及先年欺隱不入冊者即與收補其外衛兩班輪操官軍上班之時亦照例揀選仍查照先年團營額數內衛外衛共轃一十六萬備造年貌籍貫文冊收照不許各衛擅自更替果有事故方與另補各營操演教習武藝專備聽征之用其團營雜項差役并各處做工拽木

等項止於三大營揀存數內撥用仍查照弘治十一年間事例團營軍士並不得差撥如此則軍皆精壯而威武無不振之患矣二曰惜馬照得團營馬匹乃　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自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為可惜然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餧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日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有料無草有日下場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箇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

者九箇月是料備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
無草亦九箇月是草與料皆爲不足夫馬給於官非着己
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逼軍士猶不肯賠錢以
養馬況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於公家之畜哉無
怪乎在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眞此理甚明
無難知者而該部堅以舊例止之夫法雖一定亦有時損
祖宗以來諸司之例隨時而變者亦多矣即如下場之馬
弘治以前尚隨場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而民間納租銀
矣營馬既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
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探青之例竝非名實

相背而近於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已而不肯滑則失無所底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且一馬之價小民傭僕倒求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若此數月草料以救瘦死是可惜者一倍之例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與送光箭乎論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及馬各就其職以為勝故如是耳使皆任為一家之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斟休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有惜纖微草料之費而致僨數十兩之馬哉伏乞將府操馬匹再增三月之草按月給籌半根六箇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增六箇月之料三箇月之

草通融放給亦可足一年之用載觀兵部團營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其本然今則收貯太僕寺爲買馬之用似爲不倫臣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所收租銀至今竝無分毫徵解到寺豈非急緩乾沒重傷國課乎合乞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觧戶部以補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觀薊霸二州收馬未開地土薊州尚有地七百二十二頃九十七畝伍分霸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餘頃若再通行召民佃納毎畝照舊收租銀三分二釐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餘兩通爲給軍養馬

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頗過則住房必有房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頭匹必不羸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領馬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於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待粮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栖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蔽而馬苦矣待粮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不足則草粮之資支以養人而馬饑矣馬苦而饑欲其不瘦損而斃也得乎今將三大營並團營軍士但審係得過之家即將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庶馬皆得所而不致損傷矣何謂餧養無法軍

士關出草料散在各處從其自養莫能稽查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餧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膘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色則以賣籌於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食之具而馬惟啖以酒糟切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瘵而傷氣味惡則不作膘而損力雖强壯之馬數月之後即致羸病不堪騎操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餧養之法終莫能救其害馬之弊今考在營每一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膘者有無膘者除上膘中膘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膘之馬盡行揀出不許在家調養軍仍赴營

操練每一把總下各會集一處會集每日於申酉二時親至其處一一點視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至於夜間聽其自養一月之後點軍科道官驗其有膘息者免其會集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矣再照聽征馬匹雖太邊情調遣多有過二萬之數再有萬匹存營操守亦足為用倘事勢嚴急猶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匹二萬隣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似亦不必濫給仍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者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三曰訓練古語云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故

齊桓有節制之兵秦之銳士不敢當岳飛五百背嵬之軍兀朮百萬不能敵是知兵必教成而後可以勝敵矣使士軍精壯而武藝不熟則臨敵無可恃之能對壘乏敢戰之氣安望其出奇致勝以禦侮哉此訓練之法所不可缺也

臣觀昔時團營操練之法其下營走陣之軍法嚴森整俱有節制至累年在營舊軍亦皆武藝頗習堪備征調但今新選之後與各營新補戶丁皆係素無操練若不嚴立賞罰時加比較則揀選雖精徒為無用臣觀會典教練軍士之法凡騎卒必善騎射及鎗刀步卒必善弓弩及鎗刀凡射十二箭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為試中遠可到以一百

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用鎗刀以進退習熟爲試中臣等以爲自今以後各營該操五日之內三日教習二日操演教習之日不得仍舊射箭九回落旗而散各該把總管隊等官着令各色馬步教師一一指授方法如何挽弓如何發矢如何馳馬如何使刀戈矛牌鎗無不教習以多爲能不拘回數黎明從事夜末方散不中式者當時責治治已而教務使合式乃已此後二日仍依舊規大教習不倦則藝射精熟藝射精熟則膽氣增倍膽氣增倍則遇敵不懼遇敵不懼則能以少擊衆以精制強更以諳戰韜略之將御之則或正或奇隨所傾指呼吸變化動中機宜又

何敵有不克者哉其號頭目把總管隊等官暫敎一年之外臣等會同兵部堂上官試驗以其所學量試中爲率不及六分以上者奏 請罰治其試中三至八分以上者公同會舉陞當推用每三年一次舉行如此庶營操着實而兵皆練習可用矣

預脩武備疏 江律

切惟安内攘外固莫先乎將與兵臨敵制勝尤莫先乎食與器自古人君欲保治安民者未嘗不以是爲先務也我
朝創制立法内而畿甸外而府州各該衛所選將練兵以衛乎民各衛所復設倉庫儲糧畜器以資其用又慮夫紀

律不嚴軍威不振特　簡命文武大臣以總督之參贊
副將各有其人管屯管操各有其職訓練以時糧草不乏
良法美意度越千古奈何承平日久兵政懈弛將以統兵
徒擁虛名而韜略幾聞兵以統衛徒有虛數而逃絕過半
糧儲有官專理而倉廩未皆充盈近該湖廣荊州府知府
沃類奏稱本府倉糧虧折二十余石　欽蒙差官查盤是
其驗矣荊州一府如此其他倉糧可知軍器徒敗物料兵
革未聞堅利近年各處有司解到弓箭是其徵矣有司供
應如此軍衛造作不言可見伏覩大明律親管頭目不行
用心鈐束致有軍人在逃千百戶摠小旗俱有降減之條

今各衛所從清勾逃軍不計其數而親管頭目恬不戒意降級減俸未聞也欲官皆守法軍無逃亡得乎侵盜官糧監臨主守厭罪惟均成造軍器不如法罰所必加今各處倉糧虧折如荊州府者不知有幾軍器堪用者十無二三惟憑紙上虛文查盤核實未有也欲糧皆充實器皆利用可乎恭惟　皇上出震繼離体元更化講學修德妙契乎

皇明祖訓理財用人不戾乎大學格言唐虞太和之治復見於今日可以投戈止武垂拱無為矣以臣愚戇尤為未然近日大同宣府累報聲息烽堠之烟未盡滅也浙江流賊刼掠郡縣門拆之聲未盡絶也況虜性詭莫測今雖稱

遣使進貢安知其非假托順之名以緩我兵備乎又安知其非因通好之使以熟我道路乎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此其幾察可少忽而天下武備亦所當修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書曰惟事事有備無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此類 陛下當 國家閑暇之時為思患預防之計乞 勅兵部通行內外總兵鎮守巡撫等官申號令以肅軍政明賞罰以勵軍士存恤訓練作興銳氣將令各衛所隨營兒男比照京衛舍余一体隨軍操備暇日許以習經論語孫吳兵書俾知忠君親上之義折衝禦侮

之道嚴加考閱務臻實效仍行各處巡按御史從公訪察
軍職官員才行操履勇怯勤惰照依文官事例各出考語
備開揭帖三本每遇年終一本繳送兵部一本繳送都察
院以備參考其間果有勇略異常者具實參聞或遇推選
將材或遇會舉用人　朝廷因以循名責實而將得其人
矣又以行各處清軍御史清查所屬衛所逃軍數目將親管
頭目參問如律庶官知警懼不敢害兵雖未還足而逃亡
之弊可少緩矣參糧軍糧除京衛外其餘腹裏地面照
邊方事例並令查盤但有虧折不堪照例追問發落庶法
令嚴明監督盡心撫卹雖未即足糧雖未盡利而侵盜之弊

可少華矣然四者之中食所當先苟食爲不足則雖有良將銳卒堅甲利兵必飢餓困苦安能奮勇前驅以挫彼敵鋒哉各處之衛邊方尤重苟邊城整飭則是藩籬完固屏翰堅高雖或勇寇跳梁安能自生翼羽以窺我堂奧哉近日之議安邊足用者或曰納粟冠帶或曰納粟入監或曰招中鹽糧或曰開度僧道不過趋辦於一時率非經久之常策爲今足之計莫若清理塞邊屯種之田蓋粮之積于倉廒者有限糧之産於地土者無窮如趙充國之屯田以困先零諸葛亮之屯田以安渭濱古人行之皆有明驗近來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不思　朝廷付託之重惟務身家謀

利之計執彼置立庄田私役軍人耕種故田之膏腴者多
入官庄軍人耕獲又不以時而屯者又多磽薄之土尤莫
若裁減江南之糧財賦國用所頼永樂宣德年間南直隸
各府并各布政司衛所兵皆足伍故派存留之米以給月
糧近年各衛所逃亡軍人不知其有幾萬名每年可省糧
數十萬石石可值價銀四五錢今各處存留糧積餘見在
年久紅腐徒存虛數侵欺虧折者上下彌縫徒報虛數再
乞 勑戸部踏勘遠方地土但有前項各官庄田俱令退
出給與軍屯種嚴定禁例若有故違治以重罪如是則軍
人免于私役而得以盡力於農畒屯糧豈不漸足乎查勘

江南各衛所見食糧軍人比與宣德初年若少千名將自出糧米以後年分暫爲裁減各於原納府州縣每石止收存銀四錢類解本部收貯但遇豐年發去山西陝西布政司委官就近糴買豆麥於各邊倉上納則糧無虧折而民兩稱便邊儲豈不漸充乎假之以歲月期之以積久臣知將不必選而率多智勇軍不必揀而率多精銳饋餉隨處皆是何有千里輓輸之勞器械隨處皆精何有一器不適於用我之兵威既盛我之武備既修静以致動逸以待勞犬羊叛逆擾我邊疆可以不戰而屈之可以一鼓而擒之可以永保太平之治可以長無外顧之憂矣

脩舉武備疏

徐問

臣生長南服發跡儒生謬蒙　皇上擢臣兵曹之佐雖才不足以充任而志不敢以曠官顧兵事未可易言而無患貴乎有備謹以道路一得之聞參採士夫衆人之見條爲八事上塵　聖覽一預畿兵以重聲勢順天府霸州文安縣等處古爲幽冀人習悍彊且密居畿內寔若周官六鄉六遂漢爲六郡良家之地也但以後世兵農既分舍其長技彼既挾無所用必且恃力乘人爲寇攘者矣況京軍脆弱且甚宜思所以增壯而羽翼之往聞有招軍之令急而行之亦一策也然召民爲軍已失國家定籍倉卒應募類

非土著居人既無父兄產業以藉稽查未免徒耗衣裝冒叨糧賞遇利則先趨見害則退避然則緩急將何所恃乎臣愚以爲平居無事宜申飭撫按督同兵備分管府官悉心查訪舊團保長於原編火夫內有年壯膂力過人殷家有二丁以上者開報到官再加精選紀其年貌貫址以備鄉兵之籍仍須善加撫諭不得張皇震驚每選五十名推身家衆服者一人或省祭義官爲鄉長俾其各相聯屬鈐約自爲教練不許任其縱逸別生事端如上司初至之日召令面試藝勇量給犒勞即放歸農生業秋冬務閒兵備官周歷閱實而再試之賞其勇藝而教其不能略如習官

寓農大閱之法每歲三日亦即放歸仍令所司復其身之役若有緩急必待兵部題本方纔起調胄鎧器械該部各預備給應使各邊夷虜知內外皆兵潛銷窺伺　朝廷氣勢愈益尊崇隱然有金湯之限矣一練外兵以為羽翼山東德州武定山西寧山陝西潼關等衛設為直隸蓋欲犬牙相制以禦外侮拱衛京師而京師擁列諸衛居重以馭輕疆榦以弱末立法之初未為不善但承平日久人心玩狎京軍以多役少練而坐致罷弱直隸以形分勢遠而久不簡稽重以世冑誅求迫急尺籍雖存而逃流過半矣正德初年邊事告急議以參政韓福為大理少卿操練畿輔

民兵又分行巡按官閱實直隸衛所武備蓋亦不忘內豫潛消外侮宜當時補偏救急未有著實經畫而施行之者況燕趙涿易古稱悍疆若欲安不忘危有備無患當如往年故事推舉內外文職官內有文武長才諳曉韜略實心廉慎可以為國安養軍民者加以僉都少卿之任一以提督直隸民兵或行撫按及鄰近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湖廣撫按各督同該道兵備守巡等官著實清查挑選軍丁內精壯驍勇者為一班次壯勇者為二班老幼羸弱者為三班逃故者行移各該撫按清軍官協心勾補務足原數民兵則盡數精選壯勇弱者革退另補復召募教師分投教

演操練一班二班軍兵馬步弓箭鎗刀等藝使之精熟選人一可當十十可當百足以衝鋒破敵横行無礙其有成效者悉聽便宜區處所在無礙錢糧供給衣裝什物犒勞厚其餼廩戲將老幼孱弱之丁量追工食一半以爲津貼止令分班更休防守城郭其隣近軍衛有司所管軍餘閒民中武勇過人有父兄戶籍者亦聽從宜精選召募別爲營房一體安插教練慎選守法知兵善能撫馭軍衛有司官分投率領提調指揮府佐官領五百名之上遇有緩急征調行移提督衙門分投調用可以一呼而集有功查例陞賞平居教練以武藝精否而上下其衣食使之團營結

衆足以相保歡忻足以相死赴敵足以相救金鼓旗物器
械堅利精明更休以期徵發以信先期以賞後至以罰兵
威振揚在在有備可以潛消外夷姦宄覬望之心古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上將伐謀亦不出此一防制達官以需
調用直隸保定等衛分俱有達官舍目其驍勇桿獷狀貌
氣習與漢人不同所謂非我族類未敢保其不異但以安
插既久勢難變更惟在所司宣　朝廷赤心以置其腹時
衣糧賞給以安其家因立紀綱嚴飭武備以一其携貳反
側之念令行巡撫督令兵備及該管達官軍衛有司一體
鈐束於霜降開操之日間或一試以觀武藝而犒勞之常

操不必拘演常調不必遣行惟弗得已而後用其長技如鼂錯所謂兩軍相爲表裏之術也又須加意推誠諭信恤其所私使知有中國生涯之樂妻子室廬之繫必得其心而盡其力庶可無他虞也一區處屯丁以防虜患訪得大同等處近郊多爲戎馬蹂踐遺棄屯田并荒閒地土率多膏腴可獲子粒之利其四衛餘丁就地耕種或立浮莊佃習虜寇小則率衆抗敵大則走藏軍堡若使官軍與之相爲犄角淸野堅壁協力拒守俾其進無所掠旬日必將引去是蓋足以憑藉聲援爲吾羽翼且不煩粮餉而濟者也邇者城堡不完人無固志有抵業者多就鎮城以居所遺

在保類皆游徙單弱罷人無所賴藉以為之守城堡既破必將深入逼近邊城而士女震矣為今之計宜行撫按衙門督行該道兵守等官再行查勘種地居人若干籍其姓名嚴禁該管官不得別項科差索取仍於堡內官為起蓋房屋安插居住家口不許任意星散般移令其無事則率衆耕收虜至則登陴拒戰有功者量加犒賞以固其志該道官時往巡行督察以作其勤仍另選委老成知事守法千戶一員日支行糧責令率領及於人戶內量編立總小牌頭日輪一人哨探虜賊消息候其將來即令舉號鳴鑼使丁民皆知警備入則俱入守則俱守不許參差延緩致

生他虞官軍既有此輩以為應援則氣勢自增防守自固虜不得乘虛而突入矣一經略邊關以防黠虜看得居庸紫荊等關皆隣邊阨塞之地中間邊墻缺口去處地方廣闊或限於巡歷之未周文移雖頻或若於奉行之弗恪又各衛守邊官軍間於利害乘無點閘徑自潛回將來猶可深憂弘治間曾以通政叢蘭經略邊關若使各邊撫按留意邊防自能了辦亦不必差官增此一番勞擾也合無降勑一道與各邊巡撫巡關官將令兵備等官各嚴加閱視邊關城墻缺口去處如有倒塌低薄即加增繕脩補務須堅實使邊軍可恃為守以衛中華其各處守邊官軍兵備

官不時躬親點閘若有逃回等項拏問𥀬究治罪如兵備仍前怠緩或委官代行致令虜賊乘虛突入以貽邊患者撫按官照例從重𥀬究施行一鞭策武臣以冀自効查得見行條例軍職有犯監守常人盜律該斬絞罪者俱發邊方立功五年滿日還職帶俸差操此例似爲腹裏衛分而設若兩鎮三邊諸處又何發焉夫操持宜責備乎文臣而磨礪宜激昂乎武職使其闒茸庸才棄之可也或平時武勇偶阻於時勢之未乘冥氣𤕤蒙或至於踈弛而不檢一發他方置於無用其於邊境亦何利焉臣以爲兩鎮三邊地方凡若此輩犯該立功充軍者巡撫衙門查訪得實務

秉公心不必定發別處俱於軍門酌量撥息隨宜調遣令其儆創奮發立功自見如果有功即與議奏遞爲末減以贖前衍或有非常勳績一體按用若屢試不效者仍與重治庶幾所謂不以一眚掩德當有如古名將出於罪戾者多矣一專責委以杜聚寇天下以四夷爲界限藩垣爲手足畿甸爲腹心生民爲元氣盜賊爲癰瘇選用循廉之吏俾其潔已恤民節財薄賦所以固其元氣設立兵備江防海道所以除其癰瘇者也爾來 朝廷隨時設官務爲除害而所用之人類多未能舉職其狎熟武官以通私賂致兵政不修殃民召寇者固不足道亦有因避嫌疑營幹他

務以苟需遷轉者有厭棄荒野延住省城以寄近撫按者有徒藉刑威陵轢官屬而於緊要事幾一切不理者以致民患莫除盜賊滋蔓況今湖廣辰常等處時有旱災民多飢殍里甲散之四方未必不轉而為盜而洞庭湖又聞時有盜警矣今不治將來隱禍深為可憂合無申飭各處撫按督令各該兵備江防海道官各務家於原設緊要地方住劄廉正以率屬咨訪以盡情簡閱以實紀操練以振武聯屬里保俾其相稽濾設邏鼓使之相聞互為犄角使之相救堅其險隘俾之相守其平時已能振舉武備者務須益勤乃職以固藩維以需超擢其有仍蹈前轍遷延誤事

釀城地方大患者撫按即便悉究從重處治施行一專內治以杜衅端兩廣爲百粵實爲西南夷在禹貢荒服之外皆山箐險阻徭獞羅棘諸蠻所居漢武拓地或稍通中國或自相盤據雖設土官統轄亦僅覊縻而犬羊狼虎吞噬無常終不能使之馴也奈何守邊將吏平時不能宣威示信以制其狡悍利大征剿除以盡其類不知此類蕃如草木巢穴充盈非誅殺可盡一聞大征兵至其渠魁惡黨必通鄉導相率走藏所殺類多住種愚蠢苗人是生民膏血斂爲軍儲秖足以飽用事邊臣溪壑之欲以易千百無辜之命而已下耗邊境府藏上虧 朝廷至仁豈無一可

者昔宋儒楊時以爲邊事之興多出於貪功幸利之人不務撫馴幸其有事草雞而僥倖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衂不支上貽　朝廷憂此邊吏之大患也今日邊方弊正坐此欲求太平常治胡可得耶宜申勅各邊巡撫都御史嚴戒各該兵衆等官務要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布其威信嚴其隄防謹其哨探軍民村寨各令深溝高壘兼預備金鼓器械遠近相關團結應援以防其侵軼發打手官軍不時出哨巡邏緝伏擒捕以遏其寇盜督發土官多方構害需求而使人得所查究江西諸處游食經商藝術之徒出入夷寨導誘而構之生姦果其自作不靖讐殺地方兩

廣則行鵰剿之法要責則行挾撫之法使深居醜類以撫事相安兵革不煩大興而帑藏免於浪耗其果阻塞官道攻刼倉庫城池殺虜人衆方議大征若有無故虛張事跡妄開兵端以啓邊釁致令損師費財以貽地方之患者聽撫按指實參劾從重處治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吳仲

臣竊惟北虜犯順在古爲然三邊解體于今則甚迺宣府地方達賊入寇白陽等處墩臺不舉火游兵不應援恣意殺掠如入無人之境臣竊思之犯順常也解體變也常可也變不可也臣請爲　陛下陳之軍士所以解體者其初

蓋緣流賊竊發諸郡遇軍內調征勦因窺見中原之軍民安居而愞脆中原之軍士安閒而怯懦陰有輕玩之志既留操備又窺見京軍無鋒鏑之患天顏溫近仰之恩覺隆無間遂成驕矜之習後回本鎮債帥不能體恤懦將不能振率包攬上納行糧折乾多方剋削靡所不至至于糧草又缺略不經心凍餓而死全無顧惜一有警息乃使之裂膚裹腹以禦強敵如驅群羊于猛虎納生人于溝壑所以大失人心且如關山全軍敗沒鎮巡奏報殺傷纔二十人人命死於無辜其家不蒙厚䘏既無激勸將來馴致今年殺都堂明年殺總兵當時廟廊處置未善姑息太過

所以令日威令蕩然而無所忌憚矣為今之計奈何亦惟結之以恩而已蓋必特頒明詔痛自引過以誠感人心以言謝天下如唐德宗山東之詔使之拂溯激發以奮其志優其賞賚飭其衣糧如宋太祖裘帽之賜使之感恩懷德以革其心然後徐復以威懾之苟犯吾法有赦無赦賞罰嚴明人心悅服乃可以守死即戎久安長治不然縱無大羊之患必有藩鎮之禍斷斷然可逆知而預料矣但當國家多事之秋司農告乏之際出納無常措辦無計不過曰開中曰納粟而已然開中之弊價輕則勢要占窩價重則商價失利納粟之弊非惟名器太濫所謂醫眼前之瘡剜

心頭之肉此皆利害相當殊非計之得者臣待罪通倉查得先該工部左侍郎趙璜題准查脩河道以便轉運以大利官軍臣反復籌之以水計陸一年可省脚價二十餘萬兩無閑中納粟之勞有富國強兵之實較然可以行之百世而無弊伏望　聖明查照趙璜題准欽依內事理即日舉行毋容阻撓所省脚價盡發各邊用二三年間將見三邊足食萬士歸心然後以令則行何强梁之不消以戰則勝何醜虜之足慮又加以將帥得人　朝廷之上永無北顧之憂矣臣聞古之賢君減後宮之費發內帑之積以供邊費無所顧惜況不勞民之力不費已之財亦何憚而不爲乎

兵部十事疏

胡世寧

臣久在病中謬蒙　聖恩改任兵部尚書又蒙加臣太子太保兩奉　溫旨稱臣過當臣感恩刻骨不敢默無一言以報昔唐姚崇宋李綱遇其君之初用皆以十事要說君從方敢就職彼皆一時名相能輔中興者也顧臣何人敢效先哲臣敢披瀝愚衷妄陳兵部急務所當行者十事內有干涉他部者蓋用人金穀吏部軍食仰給戶部也伏願聖明不棄芻蕘特賜　親覽一一定武畧切惟自古詰戎練武專備蠻夷盜賊蓋以二者皆能戕殺生靈傾覆廟社故爲此殺人以救人非得巳也今境外四夷巳有　祖訓不

許輕伐先朝惟責邊將謹備其來而或近屯百里之內勢將入寇則先伐其謀耳自來不能遠征至于邊境拔軍即聽處決擒殺者律已明別無他議惟若民間盜起則望
聖明深體先王保邦至義及查　累朝設立巡撫兵備勅詞立爲宗制務使練兵足食一聞盜賊生發即便舉兵撲滅於微一面奏　聞及其旣久則宜撫捕兼行以散其脅從離其黨與而必殲其渠魁不許姑息若其一時失計稍有挫衄則當體念勝負兵家之常責圖後效以收全功其若終無成功或先隱瞞坐視及有事地方守官或先爭權曲阻其事或後已成陰毀其功者皆當重治誤事甚者即照

先年重創處分、一崇憲職令各邊腹裏兵食調度并將
選練俱在巡撫次則兵備其職比他官為難 朝廷任之
亦當比他官為異近該吏部每次公選多得人矣間恐或
有未當者宜令公訪實選督皆用年壯資淺諳曉兵事才能
齊變心誠體國之人而久任之然欲久任於其能保地方
者必須定以三年五年加秩一次比與他官陞轉尤速以
補其難然後人肯用力又必重其責任使能展布寬其文
法使得便宜聽其從願罰贖多方措積錢粮在官以為練
兵捕盜募用死問先發等項支用激勸不許法吏拘脫如
昔王翺在遼東故事然後武備可修軍威可振而盜賊可

捍戎虜可禦也措置得宜與科派貧民不同本不爲害臣愚不敢欺隱昔任德安推官先造倉積穀造鋪造監與凡買馬練兵捕盜給賞等事多用罰贖繼任撫州兵備曾造四城一縣及練兵給賞救災等事亦間用罰贖臣先蒙行取有被罰贖數百者自備夫馬送臣至京後離任數十年兩經德安一經撫州民皆歡迎泣送遠至百里之外而遇盜也死力以衛若臣罰贖害民民豈無怨也今任此官者拘束太甚故皆避嫌自保而縱賊殃民地方日敝故臣不揣以爲事當如此也 重將權切惟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幕府日享士卒趙王不疑故能破敵匈

奴不敢近邊宋失邊隘戎狄最強宋太祖分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久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故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伏讀我　太祖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此我　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屬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由中制彼得推奸故難責成功常致誤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筭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今各邊巡撫總兵選任既當尤望　陛下體　聖祖之成法効古人之

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得厚賞至于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為而不為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機不失而使得成功矣一增武備往歲添增京軍二萬有餘此皆驕惰未經戰陣緩急難倚者也今莫若于遼東大同宣府三鎮各添遊擊二員增募銳兵六千名每員各統三千閒時則輪番一員在京近郊住劄另營操備有儆則併調一隅防戰不過半月可集此於緩急中外有倚比之命將出京軍虛聲實用大不侔矣一更賞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　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搭鬪者手眼瞬息

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我大勝彼大敗奔遁不能割而割之者多或非真也貪實奮死殺賊止望得賞衣食稍足耳豈望陞官也惟論首級陞官故殺賊者不能取首而得首者又爲勢要所奪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蹂踐而為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恨兵戰之大患也以罰言則原奏邊例交鋒傷虜四五人即問充軍殺虜十名口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大不能取首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惟以退縮保

守為事而墩堡任其攻劫鄉民任其殺虜上下相瞞惟事欺隱而已甚者被殺之人恰死逃回避堡以其先時失報恐被查究而遂殺之尤可痛也如蒙　聖明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兩軍交鋒而被傷相抵不曾斬取首級撫按明知回奏者不問其罪其有失備力所不及雖被殺虜二十人以下亦不問充軍其若力可敵而不敵雖失四五人亦問充軍至于兵力相當退縮敗陣及擁衆自衛縱賊深入而又不能擊其惰歸以取勝者但被殺虜數十人以上俱問失機其他軍校小小失事不曾有誤地方者輕則聽領兵官量情責打重則送巡撫官即[illegible]决不必

二三奏勘以致累死邊軍至于戰勝論功止憑巡撫兵備查審叅證其人設策其人當先破陣其人殺死幾人皆聽巡撫官量情即時給賞銀兩但紀其功不必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三五人之上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巡撫總兵失事扶同隱匿或冒功賞其所私者却從巡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　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　一御土夷各處土官惟在治之得其人而順其俗簡其約束禁其貪取其大者尤在重其信令要使隣族上下皆惟吾是信而彼之作惡者莫之能欺以鼓其叛亂其有訟則速爲之勘剖

該襲則早為勘保而不必其至京其若仇殺不聽分解及為叛亂兼併者則命其隣黨合而征之蓋惟不信則隣當旅拒信則隣黨率從而兼併尤其所惡早征甚易也征而肯服則捨不服而擒殺之者惟順其民情審其事勢該設流官則設流官該復土官則復土官該統為一則統為一該令分屬則令分屬其設流官者必須其惡極民怨而又盡除其族以絕其患然後可行不許輕率是皆順彼民俗而惟聽鎮巡官處定奏　聞裁決請給衙門職事其若延捱不處及處治乖方致其復亂而不能親定者則罪鎮巡鎮巡奏下該部應為奏決而不奏決不該推勘而托故推

勘以致延綏歲久誤事者罪坐所由若欲預絕其爭襲之患者宜令土官娶妻生子及妻喪再娶子喪續生俱遞申合干上司各用厚紙大簿寫明宜重筆親註明白用印鈐記後可按籍而知其應襲子孫則當定名申報而稍長之日聽其代領目兵或差赴上司禀事要使人人皆知難于輕改則後自不亂是皆要在 朝廷選用巡撫知府得人久任而信孚于民然後可行耳故以信服夷民先累試得效臣初守廣西太平所屬土官十五州縣皆以信孚蓋惟不用財不避嫌而則為保辯不貪功不避罪而輕為誅執如上下凍州趙文輿被誣死罪臣明告以故而禁其求見

差送妻子來質臣即遣回如茗盈州李萬盈來見遠約臣即鎖去量治仍即放還其與全茗州許榮高仇殺三十餘年臣令盡泄分斷其地後臣離任彼皆泣送二日之程又知太平州世叛李濬因被巡按輕提擁兵搆亂臣委其表兄龍英州趙元珪擒之諭其兵四千即散其民盡皆歸府朝夕來見自言始知王民之樂與之言利害道理甚曉又如羅陽縣黃昺明爭官占地二十餘年臣召之推調不至乃貼告示諭其民即歸本縣而昺明隻身遂逃又如思明府叛族黃文昌等四世為逆殺其知府三代占其三州半府地方累敗官軍遣信臣欲求來歸臣拒不納而總兵康泰

因遂執其兄弟三人委臣空城恐甘六却奪即與參將二司
率兵夜遁臣危旦夕而所屬土官預料其事皆欲兵近山
即日而至為臣守城旗鼓嚴耀彼謀遂絕臣始得生而復
責退其原占三州二十七村地方思明知府黃賜事臣為
父召之即來提其人調其兵即至暨臣聞喪彼急圖奏留
臣帶管其府自願為州聽屬以得保全臣泣不從乃上蓋
信義雖蠻夷為易感天日在上臣非敢誑也後任四川巡
撫道過天全六番護印招討高勲差人來訴臣即轎前責
其家之占田園縣罪惡深重　新天子英武同符　太祖
依斷則留爾地方否則滅爾家族其人回告呆久彼即移

交求首田本占民額從斷遞而原由斷與之者消汨無地臣至省城未久雜谷安撫松潘諸番皆上番文誓不爲惡松潘番又爲兵備胡澧伐木修城署篚以俟臣至蓋番信澧澧信臣爲之傳播故未久而即遠孚臣豈有他能也臣之此言惟欲行彼土官該管上司據事詢訪因而信行以爲地方消埃之助耳若其揚言已之罪無所逃于士論也

一足邊儲今邊儲最苦不足而足之道有三一曰廣屯種夫屯種孰不欲爲然每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查比北直隸欽奉　太祖皇帝聖

旨事理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閒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盡力開墾永不起科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錢銀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至于南方謫彼充軍為民人犯宜責拘解當房頁正家小到彼盡撥各武職員下作為件當責之收管使其開種而照名代出本處軍伴操守則彼勢難逃而人可漸多種可漸廣矣二曰興鹽利今天下生齒繁盛　國初數十餘倍食鹽者衆矣故今私鹽盛行而官鹽未嘗不售其謂私鹽不禁能阻官鹽者乃齷齪暫時之說也故今宜于額外多開商中納聽其買補若慮勢要占窩專利則每歲開中止

將引目發邊付巡撫都御史升管糧郎中掌管聽其就彼召商責限完糧而後塡給當限不完者則轉給他人其若都御史郎中召報容私致緩糧餉者聽巡按參究則自無此弊矣至於私鹽不必深禁只如近日都御史汪鋐奏議官抽其半而給照許賣則公私鹽利歸國用而邊儲可足矣夫私鹽不禁則巡邏之卒可減而鹽徒意外之禍可彌鹽膚鬻需而壯丁益勸于煎軍民得易求食且爲上下之利蓋不一而足也三曰預收糴每當邊糧不肯趣賤預買及臨用兵發銀責糴且逼人強賣公私勞費不貲今宜妙選各邊管糧郎官責其月報米價貴賤歲報田收厚薄於其

徵收米糧之時那借官銀數拾萬兩到彼多糴米穀貯倉或計今年所糴可敷後二三年之用即扣後二三年該給糧銀又於他邊米賤處所收糴或查應解邊糧地方特價米貴則量令折銀解邊備糴如此通融計處務使遠近官民皆便而邊糴易于措積蓋亦治國通融之法也但其糴糴全在官司法令簡便革弊嚴明不許減價措勒難收以致靠損也農方可常糴 一絕弊源先該正德年間權奸黷貨致令富勢小人冒奪軍功能陞世襲軍職大壞 祖宗賞罰之公至於軍匠亦多額外濫收歲耗國儲數十百萬 國家田賦有限何以能給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

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無一一見賊及後見軍遼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邊人稟稟總兵官既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衛所官又尅減邊軍忍死所待之糧銀以為之宴賞凡又聽之乘其馬役其人鞭笞呵叱如待囚隸彼爲 國家出死力者俛首喪氣不敢言其中心哀怨何可言也故昔宸濠之討調軍遼東人心踴躍思欲南降使非 天命有定北軍至彼天下大事去矣 聖祖所戒賞功不當久則禍生者蓋幾踐之豈不甚可畏哉 天命哉 皇上入繼大統奮然下詔盡革此輩人心始快天下始定然有識者尚恨不籍其家以足邊儲而濟窮軍

之。因剟其首以梟遠境而快憤怨之心也哉。皇上勵精
恭儉八年之久而天下財用被其坐耗困窮至今難復臣
恐法度不時加嚴儆則易至于漸弛奸弊不重加杜絕則
易至于復生伏願　陛下深為子孫萬世之計特與體國
大臣計議自今嚴立　成命載諸　天府頒諸天下令後
官舍軍民人等敢有似前奏帶冒功陞職者必行斬首地
方其有真係報效親手得功該陞軍職亦止填註原立功
地方衛所不許再署錦衣衛文武職官除果有戡亂平賊
奇功　朝廷特賜子孫官職襲蔭外其有聽容子孫弟姪
冒緣似前冒陞者文官除名再不叙用武職揭黃永不許

襲至于軍匠官緣再有額外濫收者許該部科道執奏問
革邊遠充軍永為定例如此則奸弊可絕而賞罰常明財
用漸足而民窮可救實為 宗社萬年之福矣 一正謬
誤近多謬見之事如新例軍職立功者許納米五十石即
令還職只如指揮使一員立功五年則省給每月正俸實
米共四百八十石餘俸新鈔共一千六百二十石今得其
納米五十石而即以與之所得少而所費多矣又如邊衛
武職有犯該調外衛者彼多安土憚遷此等官生長邊方
慣習邊事比之南方解彼者不同宜令巡撫量罰邊糧若
干或令降級或令戴俸就彼差操免其調衛則可歲減月

糧筭亦不貲臣嘗有言不行又如武職有該充軍身故者長子襲職支俸次子代罪充軍大是不均此等官亦合降襲免其充軍可省月糧先該給事中有言亦不用又如京衛官先年有從願改註外衛之例以軍政則外衛官少華而後推有恃為惡而莫之能禁京衛官多有不得管事者只當一軍之役今得改增外衛則可以多中揀擇而軍政得人矣以俸給言則外衛易給而京儲難運有如調出指揮一員則每月省京儲米八石而可養壯士八人矣今亦停阻不行臣謂此等事皆屬謬誤所宜查正要皆有益于

國儲不少也一惜人才今天下士習因循率多依阿自

保而能令行為尚權奸禦侮弭盜安民者極為難得今在朝文職中有李承勳伍文定二人能統軍旅然皆位望已崇小敵不當輕出 國家養兵蓄將不可一日無人近該輔臣奏議又欲求薦其人而迄無薦者蓋其人難知知亦未試而已試得效者又多小疵註誤不敢薦也然一朝有事將如之何臣訪得原任都御史馬昊陳九疇二人昊則先任僉事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招討遣人賫緣權奸春逐至京而黜為民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戎入寇內誅叛夷外退強虜而為番使寫亦虎仙等反間搆罪後任巡撫大破番狄而偶以報功差誤又為憸人聶能遷

節支問流謗遠至充軍臣謂此二人者可宜收復在京不拘大小職事以備緩急之用又有原任副使施儒楊必進二人者皆先任御史後陞兵備皆殺賊安民有功楊必進則有誤劾一人之失施儒則因禁民帷俗一事之謗以致考察閒住臣謂此二人者可收復原職再試其才能功績而進用之又有原任兵備副使胡澧其人德行追及古人忠信行于蠻貊有才不露有功不伐臣昔舉代巡撫而亦爲考察所出惜其老矣筋力未知臣不敢薦惟得吏部另作一行旌別以勵士風幸也